



秘藏的御容—— 兩件傳世明成祖朱棣像

■ 石釗釗

南薰殿所藏歷代帝后肖像群是研究古代肖像與服飾的重要參考，這其中以明代帝后像服飾變化最為繁複。由早至晚的服制本是一個不斷成熟演進的過程，服飾品類不僅愈發增加，其中的個例與創新也成為判斷其繪製時代的證據。帝后肖像作為御容，具有其非凡的禮制特性，其繪製依據也與《大明會典》記載相符。明洪武前期服飾並未定制，明代皇帝坐像中出現的早期服飾正是這一時期的獨特產物。與此同時，遠在西藏的布達拉宮則秘藏著一幅與南薰殿奉藏〈明成祖坐像〉軸風格一致的巨軸，兩作並置，可一窺古代御容肖像系統中的多稿共性。



圖1 明 明成祖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明 永樂2年（1404） 成祖朱棣畫像 軸 西藏布達拉宮藏 作者攝

同幹二花——分藏兩地的明成祖朱棣像

南薰殿奉藏明代帝坐像中，太祖（1328-1398）、成祖（1360-1424）、仁宗（1378-1425）、宣宗（1398-1435）四帝皆戴烏紗翼善冠、身著織金四團龍圓領袍，端坐於裝飾精巧的御座之上，成為明代早期帝王的肖像範式。〈明成祖坐像〉軸（圖1）本幅縱220公分、橫150公分，畫中成祖朱棣頭戴烏紗翼善冠、面色紫金、鬚髯勃發，正如《明史·成祖本紀》載朱棣「貌奇偉、美髭髯」；穿黃色四團龍袍，腰繫寶帶，袍服領及兩側雙擺可見內著紅色中衣，再服藍

地織金小團龍紋袍；畫像四面鑲裱明黃地纏枝朵花綾，天頭貼鑲同樣驚燕，地桿紅木軸頭，包首楷書題簽「明成祖像，乾隆戊辰年裝重裝」。¹

除南薰殿奉藏明帝坐像外，另有西藏布達拉宮藏〈明成祖朱棣畫像〉²（圖2），畫像本幅縱264公分、橫149公分，尺幅與形象皆同前述〈明成祖坐像〉軸。本幅右上方泥金楷書款識「大明永樂二年四十五歲三月初一日記」，成畫時成祖還未遷都北京。細觀裝裱形式，畫像本幅外裝紅綾局條，圈池用湖色地六瓣葵花紋綾，軸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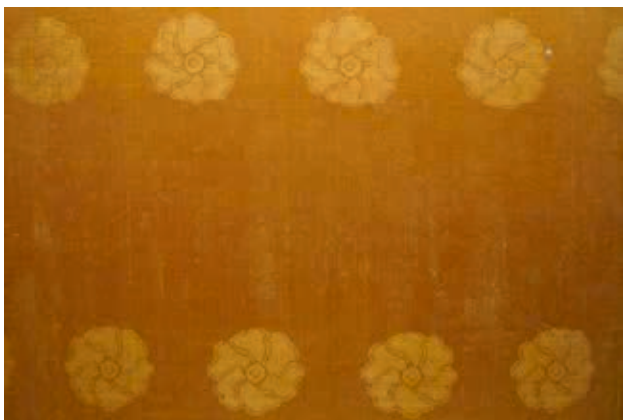


圖3 明 永樂2年 成祖朱棣畫像 軸 天頭局部 西藏布達拉宮藏 作者攝



圖4 明 永樂2年 成祖朱棣畫像 軸 軸頭局部 西藏布達拉宮藏 作者攝



圖5 明早期 明宮冠服儀仗圖 四團龍袍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冊2，頁106。

左右兩側及天、地頭均鑲明黃地六瓣葵花綾（圖3），天頭高 75 公分，地頭寬 17 公分。天桿除活鑲明黃地綾驚燕兩道外，另有藏文題簽；³ 籤文兩道並書，左側是大楷烏金體、右側手寫

小楷朱匠體，意為「大明永樂在位二年四十五歲時三月一日」；地桿則通寬 240 公分，兩側裝青玉雲龍紋軸頭。（圖 4）此像尺幅巨大，通體縱 360 公分，橫 187 公分，近身觀賞氣勢撼人。

畫中變像——多樣袍服下的服制演變

南薰殿奉藏明代皇帝像有等身坐像軸與半身像冊兩類，坐像大軸中太祖、成祖、仁宗、宣宗皆穿四團龍袍，除太祖袍色淺白透黃外，其餘三帝皆黃袍，四身龍袍胸、背及兩肩均有織金團龍一具；袍服用料除宣宗地作四合如意雲紋暗花外，其餘皆為素地；太祖、仁宗腰繫玉帶，成祖、宣宗則腰繫雜寶帶。考四團龍袍原為皇帝常服，明初服制並不成熟，皇帝多以常服出席常朝視事、日講、省牲、謁陵、獻俘、大閱等活動。《大明會典·冠服》載：「（常服）袍，黃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據明早期彩繪殘本《明宮冠服儀仗圖》（舊稱《中東宮冠服》）⁴ 圖像（圖 5）所繪，四團龍袍圓領窄袖、領右以襻紐繫結，前後兩肩各織金絲團龍紋，身兩側開有大擺。

《明宮冠服儀仗圖·常服》載：「洪武三年定常服，烏紗折角向上巾，盤領窄袖袍，束



圖7 明人 入蹕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帶間用金、玉、琥珀、透犀。永樂三年定冠以烏紗冒之折角向上，今名翼善冠；袍黃色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金織盤龍一；帶用玉；靴以皮爲之」。⁵考其常服形色，可知南薰殿奉藏〈明太祖坐像〉軸確與典籍所載一致，初期並未突出明黃服色，而自永樂皇帝后皆以明黃色四團龍袍入畫。

此外半身像冊中則有太祖、太宗（成祖）、仁宗、宣宗、英宗（1427-1464）、憲宗（1447-1487）、孝宗（1470-1505）、武宗（1491-1521）八帝穿服織金四團龍袍常朝，其中太祖至宣宗四帝服色明黃素地、兩肩無日月章文；英宗至武宗則服色赭黃四合如意雲紋地，除四團龍紋外兩肩另織金日月章文。（圖6）赭黃本色近赤黃，《說文解字》：「赭，赤土也」。明初服色尚未嚴格，至中期赭黃逐漸成爲上色，民間方禁用。《天工開物·乃服》載：「凡上供龍袍……赭黃亦先染絲，工器原無殊異，但人工慎重與資本皆數十倍，以效忠敬之誼」，足見赭黃服色尊貴。常服四團龍袍兩肩織金日月章文，亦與此時服飾制度逐漸成熟有關。明人〈入



圖6 明代帝后半身像（一）冊頁 憲宗純皇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蹕圖〉卷繪神宗謁陵西郊後溯水而歸的盛況，畫中坐於行船之上的神宗萬曆皇帝（1563-1620）身穿紫地四合如意雲紋四團龍袍（圖7），這件常服兩肩飾日月章文，卻爲傳統四團龍袍，可見此時皇帝的常服已出現多種服色，並在逐漸



圖8 明 洪武22年（1390） 妝金緞四團龍袍（13.333）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作者攝



圖9 明 洪武22年 妝金緞四團龍袍（13.334） 局部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作者攝

向著古服章文完全的樣式發展，這也解釋為何明代帝半身像冊中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團龍袍兩肩出現日月章文的形象。

南薰殿奉藏明代皇帝坐像中，英宗之後的晚期畫像皆為十二團龍十二章袞服，均屬吉服。畫中袞服除穆宗、神宗兩袖不飾華蟲章文外，其餘八帝皆兩肩日月、背章星山、通袖華蟲、下擺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十二團龍則以妝彩兩肩、胸背、前後下擺與兩側大褶各二，構成十二章文俱全。

明代帝半身像冊中世宗（1507-1567）、穆宗（1537-1572）、神宗三帝皆服兩肩日月的十二團龍袞服。世宗與神宗的吉服兩肩日月二章與團龍紋皆妝彩，兩袖則露出通袖華蟲章文，與坐像大軸中所見的十二團龍十二章完全一致。唯穆宗吉服通袖不見華蟲章文，卻與南薰殿奉藏〈明穆宗坐像〉軸相同。

名物相對——出土服飾中的明代常服與吉服

明初服制較為簡略，所出服飾遺存也極為難得，其中以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最具代表性。《明史·列傳第四》載：「魯荒王檀太祖

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兩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兗州。好文禮士，善詩歌。餌金石藥，毒發傷目，帝惡之。二十二年薨，諡曰荒。子靖王肇輝，甫彌月，永樂元年三月始得嗣」。魯荒王朱檀（1370-1390）薨於太祖執政時期，考其服飾紋樣確與南薰殿奉藏〈明太祖坐像〉軸彷彿。

魯荒王墓共出土三件四團龍袍，除墓主朱檀穿著入殮的編號 13.333〈妝金緞四團龍袍〉外，另有 13.334 號〈妝金緞四團龍袍〉與 13.335 號〈黃緞地盤金繡四團龍紋袍〉各一。〈妝金緞四團龍袍〉（13.333）⁶（圖 8）圓領窄袖；胸、背及肩部織撚金四團雲龍紋，胸背兩團升龍直徑約 37.8 公分、兩肩兩團降龍紋直徑約 28 公分；團龍周遭雲紋雙線織金，全然補白龍身周圍，除寶珠與龍身火焰外不再綴織如意雲頭，全紋繁密而富於力度。〈妝金緞四團龍袍〉（13.334）⁷材質、形制均同前述 13.333〈妝金緞四團龍袍〉，唯四團龍紋所用織金雲紋（圖 9）有別。此件四團龍袍前後團龍直徑約 36 公分、兩肩團龍直徑同前件約 28 公分；所用雲紋較 13.333 龍袍簡潔，不以雙線鋪滿地，轉而以舒朗補白織流雲紋，其間裝飾如意雲頭，如雲裡纏煙。現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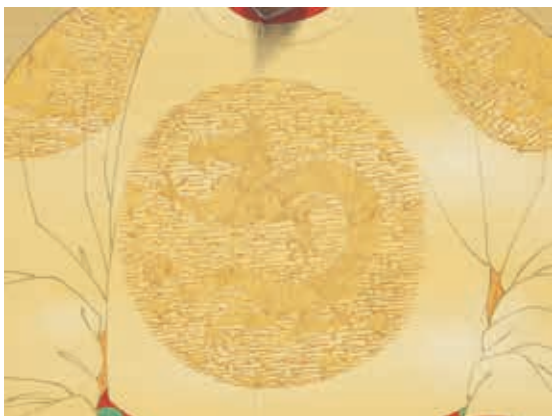


圖10 明 明太祖坐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明 洪武22年 黃緞地盤金繡四團龍紋袍（13.335） 局部
山東鄒城魯荒王朱檀墓出土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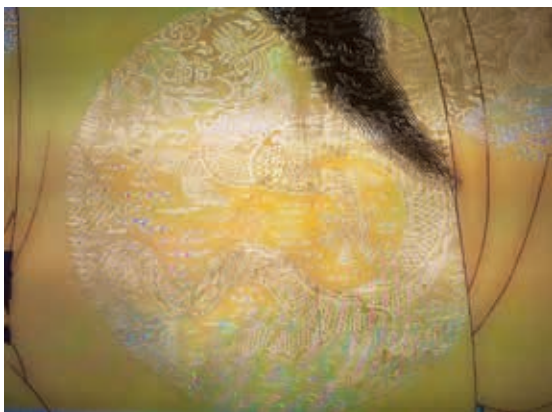


圖12 明永樂2年（1404） 成祖朱棣畫像 軸 局部 西藏布達拉宮藏
作者攝 圖像效果處理談雅麗

太祖坐像〉軸胸前團龍紋樣（圖10）看，畫中太祖袍服盤龍五爪，著重眼、鼻刻畫，確與魯荒王墓出土兩件〈妝金緞四團龍袍〉龍型相近，而畫中以雙線為密地、周圍織造如意雲頭紋樣，卻將兩件魯荒王墓出土四團龍袍的雲紋合體。

同墓13.335號〈黃緞地盤金繡四團龍紋袍〉⁸圓領窄袖、兩側外接雙擺，胸、背及兩肩蹙金繡四團撚金雲龍紋（圖11），前後團龍直徑約32公分、兩肩團龍直徑約24.4公分。龍麟皆以撚金線鋪地，在其上釘綴撚金壓線，呈現凹凸效果，繡如鏤雕；龍眼以褐線盤繡，畫龍點睛；雲紋以蹙金繡作密地，繡出流雲後以金

線壓邊，強調靈芝雲頭特點。因此袍出土時袍身殘破，四團雲龍紋皆脫落嚴重，甚至可見刺繡下層原有墨線圖稿。

細審西藏布達拉宮藏〈明成祖朱棣畫像〉團龍紋樣（圖12），可見胸前所繪龍身與太祖時代幾無差別；畫中雲紋亦為雙線勾描，唯外圈雲紋以靈芝型雲頭見常，亦有單線靈芝型流雲出現，雲頭形式飽滿、強調出峰。這樣典型的雲紋形象與魯荒王墓出土〈黃緞地盤金繡四團龍紋袍〉確有相似，考魯荒王朱檀與成祖時代相去不遠，足見此時織繡花本之傳承。

除明初魯荒王墓出土常服外，明神宗萬曆皇帝定陵出土服飾則是研究南薰殿明代帝后畫像的另一批重要資料。定陵出土文物中約有三百八十五件服飾，其中萬曆皇帝棺槨內出土龍袍六十餘件，有一團、二團、四團⁹（圖13）、八團、十二團龍紋，其形制也有圓領、交領等，可謂涵蓋常服、吉服、便服等多種形式。〈明神宗坐像〉軸中朱翊鈞身著暗黃地四合如意雲紋十二團龍十二章袞服，通袖卻不見華蟲章文；而在《明代帝后半身像（二）》冊中〈神宗顯皇帝〉則以赭黃地四合如意雲紋十二團龍十二章袞服出現；再看〈入蹕圖〉卷，神宗卻穿紫



圖13 明 萬曆 艾綠四合雲紋綢繡四團龍補交領龍袍 (W365)
定陵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14 明 神宗 如意雲紋地織金妝花四團龍羅袍料 (W271)
定陵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15 明代帝后半身像（二） 冊 孝恪皇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地四合如意雲紋四團龍袍。從這些不同畫像中的神宗服飾可知，這一時期的服制可謂變化多端、新樣式層出不窮。

四合如意雲紋是明代非常流行的地紋裝飾，定陵出土服飾文物中屬於神宗萬曆皇帝的龍袍匹料中就有〈如意雲紋地織金妝花四團龍羅袍料〉

（W271），¹⁰於輕薄的花羅上織造回緯妝金五彩團龍紋，並在通肩處織妝花滿金日月章文，其製作成衣或為兩肩日月的四團龍袍形制；地以花羅織造四合如意雲紋。（圖14）考明人常以雲紋四合為尚，取四方如意吉祥寓意。其如意型雲頭四面出流雲形雲尾，似卍字般首尾相連。

裝飾式樣——兩樣裱綾所見明清內府裝

細審南薰殿奉藏明代帝后半身像，可見兩種不同裝池樣式。《明代帝后半身像》冊分一、二兩冊，一冊十開十八幅，絹本設色，自太祖至武宗凡八帝十后；每開圖冊帝后分置相對，帝像居右；唯第五開孝惠皇后（?-1522）、第七開孝肅皇后（1430-1504）獨佔一開，畫像居右；封面、封底均裝茶色地落花流水紋綾，封面黃紙楷書題籤「明帝后像，乾隆戊辰年重裝，上冊」；內頁全以赭黃地六瓣葵紋暗花綾鑲裱。二冊九開十五幅，除第七、第八開光宗一帝三后紙本設色其餘全用絹本，自世宗至熹宗凡五帝十后；畫像裝幀同一冊，唯第二開孝恪皇后、第六開孝靖皇后、第九開熹宗愍皇帝三件獨佔一開，畫像居右；第四開穆宗孝安（?-1596）、孝定（?-1614）兩位皇后，第八開光宗孝和（?-1619）、孝純（1593-1614）兩位皇后左右並置；封面、封底裝池同上冊用茶色地落花流水紋綾，封面黃紙楷書題籤「明帝后像，乾隆戊辰年重裝，下冊」；內頁亦全以赭黃地六瓣葵紋暗花綾鑲裱。（圖 15）

考南薰殿奉藏《明代帝后半身像（一、二）》冊內頁裱用赭黃地六瓣葵紋暗花綾亦見於西藏布達拉宮藏〈明成祖朱棣畫像〉裱綾中，布達拉宮藏朱棣像除天地頭、邊鑲裱綾與南薰殿奉藏《明代帝后半身像》冊內頁裱綾同色同紋外，圈池裱綾亦為六瓣葵紋暗花，只染湖色地。（圖 16）

布達拉宮朱棣像所用裱綾更同明人〈憲宗元宵行樂圖〉卷與〈四季玩賞圖〉卷裝池。明人〈憲宗元宵行樂圖〉卷¹¹通體橫 624 公分、縱 37 公分；畫憲宗上元節燈會宮中遊藝慶賞情景；卷首接黃紙雪金蠟箋上書楷書大字款識「成化二十一年仲冬吉日」，並鈐「豐年玩賞之寶」璽；



圖16 明 永樂2年 成祖朱棣畫像 軸 綾圈局部 西藏布達拉宮藏 作者攝



圖17 明 成化21年（1485） 憲宗元宵行樂圖 卷 隔水局部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攝

璽；卷尾隔水即是湖色地六瓣葵紋暗花綾。（圖 17）又明人〈四季玩賞圖〉卷¹²通體橫 720 公分、縱 35 公分；通卷作憲宗四時園賞圖景；畫芯前、後隔水均為湖色地六瓣葵紋暗花綾，幅寬寸許（圖 18）；拖尾整幅黃紙雪金蠟箋書四季賞玩圖跋，後書楷書大字款識「成化二十一年季秋吉日」，並鈐「太平遊樂之寶」璽。



圖18 明 成化21年 四季賞玩圖 卷 隔水局部 私人藏 黃松濤攝



圖19 明 明熹宗坐像 軸 明黃色纏枝朵花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按布達拉宮藏朱棣像與前述二卷均見湖色地六瓣葵紋暗花綾鑲料，可見布達拉宮畫像裝裱形式或為明代內府原裝，雖清乾隆十二月《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秘殿株林》載高宗曾於十二年（1747）十一月初六「將歷代帝王像后七十七軸、功臣像二十一軸、歷代帝王先聖



圖20 明 諸葛亮立像 軸 白地纏枝朵花綾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攝

明臣等冊二十八冊、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傳旨交薩木哈重裱收什」。但其「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是否包括前述二卷則不得而知，觀兩卷裝池所用形式，確同布達拉宮藏朱棣像，或亦為明代內府裝。由此可見，南薰殿奉藏《明代帝后半身像（一、二）》冊內頁所用赭黃地六瓣葵紋暗花綾或為清內府重裝時保留的原始材料，並未多加改動。

南薰殿奉藏明代皇帝坐像軸除〈明仁宗坐像〉軸以香、白兩色雲鶴紋綾裝裱外，全以明黃地纏枝朵花綾鑲裱（圖19），天地頭、驚燕皆同色同紋。乾隆十二年始對南薰殿畫像進行重裝，《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百一》載十月辛巳「敕藏歷代帝后圖像，並明代帝后冊寶于南薰殿……朕意欲並藏之南薰殿中示崇敬焉。其中或有損闕，概令補綴完好；應重裝者，即付裝潢。其中如何編列甲乙。存錄檔籍。慎重



圖21 唐太宗半身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珍藏之處」。其所用款式、顏色按《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秘殿株林》載「帝王后像掛軸，准用金黃綾，天地明黃，壽帶綾邊；其功臣像掛軸，准用藍綾，天地蘋果綠色綾，壽帶綾邊」。

纏枝朵花綾於清內府除以「金黃綾」裝裱南薰殿畫像外，亦見本色裝裱茶庫舊藏歷代功臣像。清嘉慶（1796-1820 在位）《國朝宮史續編》載「茶庫，在太和門迤西，隸內務府管理，乾隆十四年，移藏歷代帝后圖像於南薰殿，其歷代功臣像仍棄斯庫，為軸二十有一，為冊三」。計有張良、韓信、周亞夫、班超、岑彭、祭遵、寇恂、諸葛亮、張飛、王猛、狄仁傑、薛仁貴、郭子儀、李光弼、李晟、尉遲敬德、



圖22 清 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唐卡 私人藏 取自 "The 5th Karmapa-Deshin Shekpa." <https://reurl.cc/MZkbyp>，檢索日期：2020年11月14日。

李孝恭、李克用、岳飛、范仲淹、姚廣孝像。明〈諸葛亮立像〉軸原為茶庫舊藏歷代功臣像之一，縱 192 公分、橫 95.6 公分，畫像全用白色地纏枝朵花綾（圖 20）裝裱，紋同南薰殿畫像用明黃地纏枝朵花綾。

傳移模寫——傳世所見的明代帝王四團龍袍像

南薰殿畫像作為帝后御容，在其傳承上亦影響後世。考南薰殿奉藏歷代帝后像中，〈唐太宗半身像〉軸（圖 21）與兩件成祖坐像軸鬚髯最為相似，亦著四團龍袍。¹³〈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唐卡〉¹⁴（圖 22）由八世廣定大司徒巴丘吉炯涅（1700-1774）繪製，畫



圖23 永樂5年（1407） 噶瑪巴為明太祖薦福圖 卷 局部 西藏博物館藏 取自《寶藏》編委會編，《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第三冊》，北京：朝華出版社，2015，頁13-14。



圖24 清 俞明 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作者攝

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1384-1415）覬見明成祖朱棣情景。永樂皇帝一貫重視於西藏的關係，在其登基之後，爲了進一步密切與藏地政教的關係，曾邀當時噶瑪噶舉派領袖五世噶瑪巴至南京傳法。噶舉派在明初統領西藏政教大權，歷代大寶法王皆與大明交好。這幅唐卡中的永樂皇帝頭戴烏紗翼善冠、身穿明黃四團龍袍，寶座上微側的坐姿好似出自南薰殿畫像中，身旁懸鏡倒映的面容則使永樂皇帝的兩面都呈現在觀者面前。

當永樂五年（1407）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抵達南京後，曾在靈谷寺爲太祖與孝慈高皇后馬氏夫婦薦福超度。據傳法會之中屢現奇異祥瑞，成祖遂命畫師將其繪製並繪成巨幅長卷〈噶瑪巴爲明太祖薦福圖〉（圖23）並書漢、

察合臺、回鶻、藏、蒙五體文字記之。此卷共繪四十九圖、圖記二十二段，除法會所見瑞相外，多為讚頌薦福的吉語。

故宮所藏的〈明宣宗坐像〉軸¹⁵亦是以常服形象出現的皇帝正姿畫像，這幅畫作全用疏體，除寶座簡單描繪外不再繪紅地團龍窠纏枝花卉紋毯。畫中宣宗身穿明黃色十團龍袍，兩肩不見日月章文，可知此時十團龍袍仍屬常服，並未向吉服轉變，但等級與服制已趨於複雜。

清俞明（1884-1935）繪〈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¹⁶（圖24）為南薰殿畫像在晚清民國時的餘音，此軸人物面容、服飾皆以南薰殿奉藏〈明太祖坐像〉軸為藍本，僅陳設地毯較簡化，捨

棄精密難為的紅地團龍窠纏枝花卉紋毯，改用如意雲紋團窠裝飾，似將常服胸背紋樣稍加修改為之，布白清新，別具風味。

縱觀分藏兩地的〈明成祖朱棣像〉，其圖像格套與畫中風物皆來自明代初期。帝后御容肖像所承載的禮制功用使得其在漫長的流傳演變過程中始終能保持傳統風格。布達拉宮藏〈明成祖朱棣像〉軸與南薰殿藏〈明成祖坐像〉軸猶如一本二花，其所保留的早期圖像與原始裝裱形式皆未受到清代影響，或為南薰殿畫像研究領域提供更新的契機。

作者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錄（增訂本）·第四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卷7，頁34-35。
2. 歐成貴，《布達拉宮藏明成祖朱棣畫像》，《文物》，1985年11期，頁65。
3. 按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兼研究員夏格旺堆先生釋讀，藏文「ཡུ་ཤོང་མ་རྒྱ་མཚན་ལ་ཞེས་པའི་བཞུགས་གཉིས་པ་དབྱང་ལོ་ལྔ་པ་ལྟ་བུ་འཛིན་ཀླུ།」意為「大明永樂在位二年四十五歲時三月一日」，其中左側書體為大楷烏金體（大頭字、印刷字體），多用於佛經典籍中；右側書體則是手寫小楷朱印體，多見於明代公文。
4. 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據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明早期彩繪稿本《明宮冠服儀仗圖》殘本影印出版），冊2，〈常服〉，頁106。
5. 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編，《明宮冠服儀仗圖》，冊2，〈常服〉頁85。
6. 故宮博物院、山東博物館、曲阜文物局編，《大羽華裳——明清服飾特展》（濟南：齊魯書社，2013），頁8。
7.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圖版39-2。
8. 山東博物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魯荒王墓》，圖版40-2。
9. 北京市昌平區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編，《定陵出土文物圖典·下冊》（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卷2，頁244。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編，《定陵·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60。
11.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繪畫卷·風俗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32-51。
12. 松美術館編，《明月松間照——中國古代畫中的松》（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8），頁27。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上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0），頁42-45。
14. Qing Dynasty, The Portrait of 5th Karmapa-Deshin Shekpa.: https://www.palung.org/english/mahamudra/refugetreemaster/default.asp?thepagename=19_karmapa_5（檢索日期：2020年11月14日）。
1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錄（增訂本）·第四冊》，卷7，頁35-36。
16.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經典叢書：妙合神形——明清肖像畫（第一卷）》（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20），頁18-19。